

酷法医系列 I

当一个男人在只有六间客房的小旅馆里突然失踪；
性格木讷的老警察在给眼科专家打过一通电话后，同样在这家旅馆消失了；
一个女人为寻找自己丢失的猫，匆匆来到旅馆，又神秘离去
木锡镇，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小镇，因为一系列的失踪案，变得不再平静……

木锡镇

鬼马星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木锡镇 / 鬼马星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9.8

(酷法医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5075-8

I. 木… II. 鬼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30138号

木锡镇

鬼马星 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com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310mm 1/32

印 张 6.5

印 数 0001-20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075-8

定 价 18.00 元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。)

目录

CONTENTS

1. 有人失踪了 / 1

2. 一只死猫 / 21

3. 父亲的行踪 / 43

4. 虎斑猫的悲惨命运 / 60

5. 猫的死法 / 82

6. 我的坦白 / 103

7. 一个电话 / 133

8. 意外的发现 / 160

9. 程惜言的招供 / 169

10. 结局 / 180

1. 有人失踪了

那个女人去报案的时候，我父亲不在，警察局的大门紧闭，于是，她只能根据别人的指引到相隔一条街的木雕店来找我，当时我正在给一个小号的“木锡”做最后的上色工作。

“木锡”是本镇的特色，据说是一种蛇头人身鱼尾的怪物，长年盘踞在镇北的一条大河里，木锡镇的镇名也由此而来。虽然从没有人见过木锡的真面目，但多年来，关于它的传说却层出不穷。近几年，它还被渐渐视为圣物，所以不少游客路过木锡镇时，都会带一两件与之相关的纪念品回去。因此，我的木雕店也在这两年开始供应不同尺寸的木锡。

那天下午三点左右，阳光明媚，我一个人在木雕店柜台后面的小工场忙碌，那个女人径直走了进来。她步履匆忙，呼吸沉重，身上带着浓重的烟味和香水味。她还没走近，我就认出了她。在本镇，没有哪个女人身上会有她这种气味。我记得，就在几天前，她跟她的丈夫曾一起光顾我的小店，并买走了一个小号的木锡。

我问她有什么事，她先是暴跳如雷地咒骂了一通本镇警察的玩忽职守，随后又抱怨她所住的旅馆安全设施太差，门房又是个白痴，完全听不懂她的话（其实我怀疑是她态度恶劣，对方懒得搭理她），最后，她才说起她的丈夫。她说她丈夫已经失踪快一

天了，自从前一天下午四点左右他离开房间后，她就再也没看见过他。

她曾去询问旅馆的门房，对方告诉她，她的丈夫那天下午回旅馆后就没再出门，但似乎也不在这个旅馆的任何地方。用她的话说，她心急火燎地在旅馆找了好几个小时，也给他打过无数电话，但是手机始终关机，也不见他的人影。今天，她又在旅馆守候了整整一个白天，仍然音讯全无。就这样，她的丈夫在这家只有六间客房的小旅馆里凭空消失了。

她问我该如何找到本镇的警察。我告诉她，本镇一共只有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个是我父亲，他在前一天上午因为吃坏了肚子，去县医院看病了，我姑妈住在县里，每次碰到这种状况，他通常总要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才会回来；而另一个警察，他刚结婚，最近正在休婚假，也许要一周以后才能回来。

她一筹莫展地看着我，似乎无法决定是该继续咒骂本镇的警察，还是该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最后，她要求我充当我父亲的角色，去旅馆查看一番。

“他们说，你父亲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里的警察。”她站在一堆木料碎屑里，高昂着头，用一双涂着深褐色眼影的眼睛直视着我。

我想告诉她，我之所以能经常代替我父亲，是因为在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小镇上，从来没发生过一件像样的案子。二十年来，我们这里碰到过的最大一件事，就是五年前的那次火灾，而那是一次典型的意外。屋主吴太太后来在镇政府和其他居民的帮助下，重建了她的两层小楼。现在，它是本镇唯一的旅馆——小吴旅社。

其实，这个报案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那家旅馆。

但是我什么也没说。我想起在那家旅馆里，有个客人定了三个中号的木锡，我正好可以给她送去。于是，我把木锡装箱后，就跟着她一起出发了。

在路上，这个女人告诉我，她丈夫叫王海南，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，而她叫薛宁，在X市自己办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培训学校。这次他们是为了纪念结婚十周年，特意驾车外出旅行。木锡镇当然不是目的地，但因为听说这两年木锡镇旁边新开发了一片古村落，所以他们想一边在幽静的小镇上住几天，一边去古村落转转。谁也没想到，他们刚刚看完木锡镇附近的村落，准备第二天前往下一站时，她丈夫却失踪了。

我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，但同时也提醒她，一个成年男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失踪的。也许他有什么急事要办，而凑巧又把手机掉了无法联络她呢。我建议她回自己家等，也许在家里她很快就能得到他的消息，又或者，他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。

她对我的假设嗤之以鼻。

“胡说八道！故意玩失踪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！你不会明白的。没有我，他就没办法生活！”仿佛受到了冒犯，在后来的几分钟，她拒绝再跟我说任何话。

我们是下午三点二十分到小吴旅社的，我先去了我客户的房间。这位客人是一周前来本镇旅游的，可直到三天前我才知道，这位年轻美丽又和气的姑娘名叫林信文，是个漫画家，还出版过畅销漫画集。

“啊，真漂亮啊！太谢谢了！”她看见木箱里的木锡雕像，发

出好几声惊叹，接着又为难起来，“可是，我该怎么寄呢？”

她确实有理由发愁。本镇的邮局正在翻修，平时路过那里，只能看见几个建筑工人在里面堆砖砌墙。

“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想寄，跟我说一声，把对方的地址、邮编抄给我，我帮你寄。邮费事后再跟你结。”我告诉她，镇上的邮递员是我的中学同学兼好友，因为他不住在本镇，所以在邮局歇业期间，我几乎就成了镇上的邮政代理员，有人想寄东西，总会来找我。

她露出感激的微笑。

“啊，谢谢。”她道。

这时，我身后的薛宁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咳嗽。我知道她在提醒我履行警察的义务。

“这位是……”林信文也看见了她。

“她是你的邻居，住在你楼上。你应该见过她。”我简单地给她们作了介绍。

“哦，你好。”林信文客气地跟薛宁打招呼，但后者却只是敷衍地朝她点了点头。

我决定趁这机会，向同住在一家旅馆的林小姐打听点事。虽然我对她是否会注意她的邻居表示怀疑，但既然正好碰上了，问问也无妨。

“他们也是一周前到的。我想你对她丈夫也许会有印象，他身高一米七左右，长得很瘦，头发浓密，脸很窄。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见过他？”我问道，这是我对王海南外貌的总体印象。

“那是她丈夫？”她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薛宁，摇了摇头道，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昨天好像没见过他。嗯，也许见过，但我可能没注意。”

我早料到她会这么回答。其实在我眼里，林小姐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粗心女孩。她第一次来我店里，临走时，把一个随身带的小箱子忘在了那里，后来是我亲自把箱子送到旅馆还给她的；第二次，她买了木雕，但付账后没拿找钱就走了，也是我追到街上去还给她的。我认为她要不是总在想心事，就是对周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。所以，这就难怪，住在我楼上的人每天跟踪她，拍下她大量照片，她却全然不知。本来我一直以为，在我们这个小镇上，要跟踪一个人而不被发现实属难事，现在看来我得改变看法了。

“他怎么啦？”她又问。

“他好像不见了。”我含糊其辞，觉得暂时还是不要把这件事定性为“失踪事件”更为妥当，我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，“他是昨天下午四点左右不见的。你昨天下午有没有出过门？”我又问道。我猜想她对自己做过什么，应该还有记忆。

“昨天下午我出去了，四点左右回来的。”这次她回答得很确定，然后她又笑了笑说：“这几天天气不好，阴阴的，像要下雨，所以我三点出门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好多天没出太阳了，真够呛。”我附和道。望着她那张单纯清秀的脸，我突然有种想告密的冲动。我很想把我楼上那人的所作所为对她和盘托出，但挣扎了一番后，还是放弃了。

那个人毕竟是我的房客，我父亲朋友的朋友，他给的房租是所有房客中最高的，而且在入住的第一天就一次性全部付清了。我就是用他给的那笔钱更换了所有的刀具，还购买了新的工作服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有钱人入住我家楼上那间简陋的小屋，上帝终于将他赐给了我，我实在没理由背叛或得罪他。更何况他待人温和，还乐于跟我交谈。他一天跟我说的话，抵得上我一个月跟我父亲说的话。

“是啊，天气真差。不过……他怎么会不见的？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”林小姐似乎对薛宁丈夫的失踪颇为好奇，后面那句好像是在问薛宁。

但薛宁没理她。

“打过了，手机关着。”我回答了她。当下我决定，只要那个人不伤害她，我会对他所做的一切守口如瓶。

“嗯哼。”薛宁又在我身后咳了一下，我知道她是在提醒我，但我的问题还没问完。

“林小姐，我想知道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过别人？”我觉得自己的口吻颇像警察。

“啊，小亮，你好像警察啊。”她果然开起了我的玩笑。

“是吗？”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“我爸不在，他身体不好去县医院了，所以我临时代替一下他……”我企图解释，她笑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，子承父业嘛，应该的。”她道，接着她在记忆库里搜索了几秒钟后回答我：“我回来的时候，差不多是四点，一回来就想洗个澡，因为好像出汗了，但是浴室的水很小，于是我就去旅馆的服务台找人，那时候，我看见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小姐正好从旅馆里走出去。我没跟她说过话，不过，我知道她是前天上午搬进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致了谢，随即跟她告别。

接下来的五分钟，我跟薛宁一起来到位于二楼的客房。这是小吴旅社最大的一间客房，据说也是房租最贵的一间。房间里有沙发和餐桌，还有挂衣服的雕花木柜。我记得那个木柜还是我做的，那是火灾之后，我们家对吴太太的一种资助。

“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？”我问薛宁。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可问，一个男人的失踪，理由多种多样。

薛宁坐在沙发上，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她很优雅地吸了一口，才用夹着香烟的手指了指盥洗室。

“大概是三点四十分吧，我正在里面上厕所，听见他的手机响了，是短信的声音，不是电话铃，过了一会儿，大约是两三分种吧，我听见关门的声音。就这样。”她冷漠地注视着盥洗室的门。

“他临走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后来也没有打电话给你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她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那好吧，我再去问一下这里的门房。”我说。

小吴旅社的门房是吴太太的媳妇，一个颇为精明的女人。我知道她记忆力不错，听说她中学毕业后还曾经考过大学。

小吴媳妇的回答既干脆又清晰。

“这个人没有出过门，我已经跟那个女人说过好多遍了，昨天下午我一直在这里，只看见一楼的林小姐回来，二楼的陆小姐出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男人的老婆后来也出去了，大概五点之后才回来。”

陆小姐？不知道是不是林小姐提起过的那位邻居。

“听说林小姐昨天下午来问过浴室水小的问题，那时候，是不是陆小姐正好出去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小吴媳妇确定无疑地回答。

“可是林小姐说，这位陆小姐住在她隔壁。那她应该住在一楼啊，怎么会是二楼呢？”我提出了疑问，但马上意识到很可能是林小姐记错了。林小姐本来就是个大糊涂虫。

但是，小吴媳妇的话，却否定了我的猜想。

“那个陆小姐，她原来是住在林小姐的隔壁，但是昨天早上，突然要求换房间，说她住一楼心脏不舒服，她有神经衰弱，说话声音好轻，看上去是不太对头，所以昨天上午我把她的房间换到了201室。”

薛宁夫妇就住在202室。

“现在这个陆小姐在楼上吗？”我又问。

“她吗？她下午出去了，说要去找她的猫。”小吴媳妇面露鄙夷，忽然小声附在我耳边说：“我觉得这个女人的精神不太正常。你知道她为什么来我们镇吗？她说她看见有人抱着她的猫上了一辆开往木锡镇的小巴。哼，我猜，她现在大概正在挨家挨户地搜索她的猫呢。”

还有这种事？真的很奇怪。我决定查一下她的登记记录。

“她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吴媳妇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本旅客登记簿来，翻到最后一页，递给了我。我看见那上面登记的名字叫陆佩蓉，三十六岁，职业是教师。

“她说是教师，可是我看根本不像，虽然她说话的声音轻得

像蚊子叫，可吃饭的时候，把腿叉得开开的。”小吴媳妇朝楼上瞄了一眼，神秘地说：“我怀疑她不是什么好女人。”

“她跟她的邻居有来往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昨天上午好像看见她跟楼上的那个女人在一起说过话。”

“是吗？她跟薛宁说过话？”我对此很感兴趣。

小吴媳妇点了点头。

“看上去好像谈得不太开心。楼上的那个女人在陆小姐的背后骂骂咧咧的。在那之后，那个女人就突然要求换房间了。”

这位陆小姐真有趣。

为了寻找王海南的下落，我请小吴媳妇帮忙，让我检查这个旅馆的所有空房间。

我不是警察，但在这里，大部分人都把我当成警察，或者说，比起我父亲，他们更认可我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很愿意跟他们交谈吧。人们会找警察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正因为他们遭遇困境，就更有倾诉的欲望。大部分时候，我都很乐意听他们诉苦。而我父亲则不然，他自己天性木讷，所以也极其讨厌话多的人。

小吴媳妇很乐意帮忙。她告诉我，旅馆目前有三个房间空着。她给我打开了那几个房间的门，我例行公事般检查了一遍，自然是一无所获，没有找到王海南的丝毫踪迹。我刚刚去过林小姐和薛宁夫妇的房间，可以肯定王海南不在那两个房间中的任何一个，那就只剩下201室陆小姐的房间了。我明白在陆小姐入住的情况下，进去搜查是不妥当的。所以，我只能要求小吴媳妇密切注意这位陆小姐的行踪，一旦她回旅馆，马上通知我。其实我觉得查

也是白查，我才不信陆小姐会把一个大男人藏在她房间里。

“没问题。我一定打电话给你，”小吴媳妇一口答应，随后又向我透露了一条消息，“她下午出门，去了对面的钩针店，最近她每天下午都去那里。”

我跟小吴媳妇告别后，便径直来到旅馆对面的“秀秀钩针店”。这是一家出售钩针作品的小工艺品店，共三个女工人，分别是这人家的婆婆、媳妇和女儿。她们三个我都认识，这家的女儿还是我的中学同学。所以我一走进去，马上就得到了热情的招待，我的女同学还给我拿来了她们新炒的瓜子和新做的芝麻糖。

“狄亮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”她用结实的手臂推了我一把，我照例一个趔趄。这位女同学以前曾参加过柔道训练，本来我以为她会成为我们小镇的第一个名人，没想到，打了几年后，还是被淘汰了下来。现在她在家学做钩针买卖，生活过得平静而安逸。

我问起她陆小姐的事，她记得很清楚。

“她是经常来，她对我们干的活很感兴趣，还说想在我们这里学手艺呢。可是，我们这儿不需要人。”

“她有没有提起过她的猫？”我顺便问一句。

“她没提过她的猫，倒是提过我们家的猫。她说她很喜欢我们家的猫，还说她跟这猫很有缘。”我的女同学笑起来，她一回头，我看见一只体型超大的公猫出现在门口。我认识它，早在五年前，它就是这个家的一员了，那时候，它还是只刚脱奶的小猫咪，我不信它跟陆小姐曾有过一段旧缘。陆小姐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点。

她真的是来镇上找猫的吗？我觉得难以置信。

我向我的女同学打听王海南。“对面那个瘦瘦的男人有没有

来过你们这里？”

没想到，我的同学马上就给了我肯定的答复。她说，她不仅看见过这个男人，也见过他太太。原来他们夫妇俩曾经来过他们店，还在离开的时候，吵了一架。

“那个女人想买一幅大的钩针，但那个男人却想买两幅小的，两人就为这事吵了起来，结果什么都没买就走了。那个女人很凶，男的不是她的对手，后来这个男人自己朝南边走了，我看到他走进了前面的团子店。”我的同学回忆说。

离开钩针店后，我在整条街上转了一圈，把前一天王海南的行走路线大致整理了一番。简单地说，昨天早上九点左右他跟他太太一起出的门。他们先去了旅馆对面的钩针店，因为意见不合，两人在店门口吵了一架。之后，王海南独自往南走，先在本镇唯一一家供应传统糯米团的小店“兰芝米团店”盘桓了十几分钟，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，然后，他去了附近的镇历史展览馆，在那里看了五分钟展览后又去了“木锡院”。那是个类似寺院的地方，只不过供奉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菩萨或各路大仙，而是镇北河里长期驻守的神兽“木锡”。本镇人逢年过节都会去那里烧香祭拜。王海南上完香后，在院子里跟管事的聊了一支烟的工夫，接着管事的把他送到门口，看着他上了一辆开往镇北面的小巴。

他大约是在下午两点乘同一辆小巴回到了车站。接着，他又到木锡院跟管事的喝了两杯茶，随后再次光临“兰芝米团店”，在那里吃了两份点心后直接回了旅馆。他回到旅馆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，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人看到过他。据旅馆附近小店的多位店主和店员回忆，那天三点之后，没有人看见他走出过旅馆。

他的妻子薛宁大概是晚他十分钟回来的，后来在五点左右离开了旅馆。

至此，我的调查基本结束。

唯一的疑点是，据木锡院的管事说，王海南第一次来院里时，随身背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蓝色大旅行背包，但下午他再次出现时，那个背包不见了。

晚上六点，我回到木雕店，便给薛宁打了个电话。我向她报告了我的调查结果，听得出来，她对此一点都不满意。

“王太太，我认为他可能已经回家了，也许正在家里等你呢。”我再次建议她回家等待，我觉得这是眼下我能想出的最好办法。

但是她根本听不进去。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他不可能自己回家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！我刚才在想，镇北面有条大河，他会不会去了那里？”

我没有答话，我不想为此跑那么远。从木锡镇乘小巴去那条河，要一个多小时。我毕竟不是警察，何况店里的活还挺忙。

薛宁见我不说话，便在电话那头继续说道：

“狄亮，我知道你很有能力，我希望你能继续帮我找他，我会付你酬劳的。”她提出了她的要求，这次态度比先前要客气一些，但没等我回答，她马上又改变了口气：“要是你不帮我，我就只好到县里去投诉你父亲了。你说哪有这么不负责任的警察？丢下整个镇子的安全不管，自己倒跑到县里去玩了。”

我很想告诉她，镇里的安全在她和她丈夫没来之前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父亲在不在根本无关紧要。但是我还没开口，那个女人又气势汹汹地在电话那头嚷起来：“狄亮！如果你父亲还想

干这行，还想继续领他的薪水，你就给我乖乖找人去！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！”

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，我猜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没开过玩笑，也不懂得怎么开玩笑。这是不是她丈夫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？就因为不是个好妻子，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连锁反应？

“好吧，我试试。”我屈服了。

父亲的薪水虽然微薄，但我知道那是他的精神支柱。当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个有用的人，我不想毁掉父亲对自己的想象。

“笃笃笃”——有人敲门，我知道门开着，但不知道谁站在门口，我茫然地朝那里望了一眼，决定尽快结束这个讨厌的电话。

“嗯，这才像句话。”我的回答终于让她满意了。

“我明天回来后给你打电话。”我说。

“好吧，希望我能听到好消息。”

“好。”我道。

她挂了电话。

“是谁打来的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我的前方飘来。哈，我早该猜到是他，在这种时候会来敲我房门的人，除了我的房客谷平外，还会有谁？只怪自己刚刚在听电话，没有注意到楼梯上的脚步声，按理说，我是能分辨出是谁的脚步声的。

“一个住在小吴旅社的客人。”我回答他，随后起身下楼。现在我准备吃晚饭了，白天我把准备好的食物放在了冰箱的最上面一格，那是我的习惯。一旦形成习惯，做什么都会很容易。

“是跟我的漫画家住在同一个旅社的吗？她怎么了？碰到

了什么事？”谷平跟着我下了楼，我知道，他现在是要跟我共进晚餐，这表明他一定从外面买来了好吃的。懂得跟人分享是他的优点之一。

“她丈夫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我到旅馆去看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。”我一边把我知道的大致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了我的晚饭。但是，刚拿出那个饭盒，我的心里就泛起了疑惑，怎么这么轻？我记得那分量，我还记得，我的饭盒两边是圆弧状的，可是现在，它却成了四方的。不对。这不是我的饭盒，是谁趁我不在的时候换了我的饭盒？

我在冰箱前站了一会儿，才伸手摸向下一格，我本不想在别人面前露出我的缺陷，但我早该料到，一旦有人故意算计你，不管你想要隐瞒什么，都是白搭——第二格也没有我的饭盒。

“怎么啦？”谷平的声音来自左边，我有种想挥拳过去的冲动。

“我的饭盒到哪里去了？”我想我的口气并不友好，他应该能听出来。

他笑起来。“为什么不继续？”他反问我。

我摸向了冰箱的抽屉，我的饭盒果然被塞在那里面。我把它找了出来，掂了掂分量，正是那个重量。

“你为什么没找到你的饭盒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？”谷平又说话了，他的声音现在转到了我的右边。他果然是故意的。真不明白，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！是想戏弄我吗？还是只是出于好奇？还有，他是什么时候起疑心的？我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，我相信我表现得跟普通人没两样。

“其实我早就试过你了，只是你丝毫都没觉察。现在该是我